

周作人書信

青光版

目次

序	信	1
山中雜信	7	
濟南道中	35	
苦雨	53	
論女袴	61	
與友人論性道德書	67	
與友人論懷鄉書	75	
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79	
養翁	85	
烏蓬船	87	

序 信

小峯兄：

承示擬編書信，此亦無不可，只是怕沒有多大意思。此集內容大抵可分爲兩部分，一是書，二是信。書卽是韓愈以來各文集中所錄的那些東西，我說韓愈爲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這種文體原是「古已有之」，不過漢魏六朝的如司馬遷楊惲陶潛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後

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實意也。宋人集外別列尺牘，書之性質乃更明瞭，大抵書乃是古文之一種，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處在於說大話，以鏗鏘典雅之文詞，講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牘乃非古文，桐城義法作文忌用尺牘語，可以證矣。尺牘即此所謂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只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隻語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但此種本領也只有東坡山谷纔能完備，孫內簡便已流於修飾，從這里變化下去，到秋水軒是很自然的了。大約自尺牘刊行以後，作者即未必預定將來石印，或者於無意中難免作意矜持，這樣一來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損傷了尺牘的命根，不大能夠生長得好了。風涼話講了不少，自己到底怎麼樣呢？這集裏所收的書

共二十一篇，或者連這篇也可加在裏邊，那還是普通的書，我相信有些缺點都仍存在，因為預定要發表的，那便同別的發表的文章一樣，寫時總要矜持一點，結果是不必說而照例該說的話自然逐漸出來，於是假話公話多說一分，即是私話真話少說一分，其名曰書，其實却等於論了。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希望其中能夠有三兩篇稍微好一點，比較地少點客氣，如烏蓬船，那就很滿足了。至於信這一部分，我並不以為比書更有價值，只是比書總更老實點，因為都是隨便寫的。集中所收共計七十七篇，篇幅很短，總計起來分量不多，可是收集很容易。寄出的信每年不在少數，但是怎麼找得回來，有誰保留這種舊信等人去找呢？幸而友人中有二三好事者還收藏著好些，便去借來選

抄，大抵選不到十分之一，計給平伯的信三十五封，給啓元的二十五封，廣名承代選擇，交來十八封，我又刪去其一，計十七封。挑選的標準只取其少少有點感情有點事實，文句無大疵謬的便行，其辦理公務，或雌黃人物者悉不錄。挑選結果僅存此區區，而此區區者又如此無聊，覆閱之後不禁歎息。沒有辦法。這原不是情書，不會有什麼好看的。這又不是宣言書，別無什麼新鮮話可講。反正只是幾封給朋友的信，現在不過附在這集裏再給未知的朋友們看看罷了。雖說是附，在這里實在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頂好的了，別無好處，總寫得比較地誠實點，希望少點醜態。兼好法師嘗說人們活過了四十歲，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羣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行

年五十，不免爲兼好所訶，只是深願尙不忘記老醜，併不以老醜賣錢耳。但是人苦不自知，望兄將稿通讀一過，予以棒喝，則幸甚矣。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作人白。



山中雜信

一

伏園兄：

我已於本月初退院，搬到山裏來了。香山不很高大，彷彿只是故鄉城內的臥龍山模樣，但在北京近郊，已經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雲寺在山腹上，地位頗好，只是我還不曾到外邊去看過，因為須等醫生

再來診察一次之後，纔能決定可以怎樣行動，而且又是連日下雨，連院子裏都不能行走，終日只是起臥屋內罷了。大雨接連下了兩天，天氣也就頗冷了。般若堂裏住着幾個和尚們，買了許多香椿干，攤在蘆席上晾着，這兩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乾燥，反使他更加潮濕。每從玻璃窗望去，看見廊下攤着濕漉漉的深綠的香椿干，總覺得對於這班和尚們心裏很是抱歉似的，——雖然下雨並不是我的緣故。

般若堂裏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課，但我覺得並不煩擾，而且於我似乎還有一種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黃昏時候的清澈的磬聲，彷彿催促我們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揀定一條道路精進向前。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託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

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却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這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裏，真是鄉間的雜貨一料店了。——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上的「國道」，也未可知，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聽他們做功課，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們比較起來，好像上海許多有國籍的西商中間，夾著一個「無領事管束」的西人。至於無領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壞，我還想不明白。不知你以為何如？

寺內的空氣並不比外間更為和平。我來的前一天，般若堂裏的一個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說他偷寺內的法物，先打了一頓，然後細送到城內什麼衙門去了。究竟偷東西沒有，是別一個問題，但是弔打

恐總非佛家所宜。大約現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業」的三綱五常一樣，早已成爲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爲棄物的波羅夷罪，並無妨礙，只要有權力，便可以處置別人，正如護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間也一點都不以爲奇。我們廚房的間壁，住着兩個賣汽水的人，也時常抄架。掌櫃的回家去了，只賸了兩個少年的伙計，連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擺攤，所以更容易爭鬧起來。前天晚上，他們都不願意燒飯，互相推諉，始而相罵，終於各執灶上用的鐵通條，打仗兩次。我聽他們叱咤的聲音，令我想起三國志及劫後英雄略等書裏所記的英雄戰鬥或比武時的威勢，可是後來戰罷，他們兩個人一點都不受傷，更是不可思議了。從這兩件事看來，你大略可以知道這山上的戰氣罷。

因爲病在右肋，執筆不大方便，這封信也是分四次寫成的。以後再談罷。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二

近日天氣漸熱，到山裏來住的人也漸多了。對面的那三間屋，已於前日租去，大約日內就有人搬來。般若堂兩旁的廂房，本是「十方堂」，這塊大木牌還掛在我的門口。但現在都已租給人住，以後有遊方僧來，除了請到羅漢堂去打坐以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挂單了。

三四天前大殿裏的小菩薩，失少了兩尊，方丈說是看守大殿的和尙偷賣給遊客了，於是又將他細起來，打了一頓，但是這回不會送官，

因爲次晨我又聽見他在後堂敲那大木魚了。（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經出來，搬到別的寺裏去了。）當時我正翻閱諸經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師在述意緣內說道，「……豈容微有觸惱，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惡聲厲色，遂加杖木，結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叢林的規矩，方丈本來可以用什麼板子打人，但我總覺得有點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規矩辦起來，恐怕應該挨打的却還不是這個所謂賣小菩薩的和尙呢。

山中蒼蠅之多，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羣飛，嗡嗡作聲，彷彿是蜜蜂的排衙。我雖然將風門上糊了冷布，緊緊關閉，但是每一出入，總有幾個混進屋裏來。各處棹上擱着蒼蠅紙，另

外又用了棕絲製的蠅拍追著打，還是不能絕滅。英國詩人勃來克有蒼蠅一詩，將蠅來與無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愛念，但在實際上却不能這樣的寬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捉到一個虱子，將他掐死固然可憐，要把他捨在門外，讓他絕食，也覺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從前給與鬼子母的東西（註一），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樣的石榴上爬著。

（註一）日本傳說，佛降伏鬼子母神，給與石榴實食之，以代人肉，因石榴實味酸甜似人肉云。據鬼子母經說，她後來製了生育之神，這石榴大約只是多子的象徵罷了。

四分律云，「時有老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膩食將養之。」一茶是誠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過用石榴餵他却更妙了。這種殊勝的思想，我也很以為美，但我的心底裏有一種矛盾，一面承認蒼蠅是與我同具生命的衆生之一，但一面又總當他是腳上帶着許多有害的細菌，在頭上面上爬的癢癢的，一種可惡的小蟲，心想除滅他。這個情與知的衝突，實在是無法調和，因為我篤信「賽老先生」的話，但也不想拿了她的解剖刀去破壞詩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這一點上，大約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罷了。

對於時事的感想，非常紛亂，真是無從說起，倒還不如不說也罷。

六月二十三日。

三

我在第一信裏，說寺內戰氛很盛，但是現在情形却又變了。賣汽水的一個戰士，已經下山去了。這個緣因，說來很長。前兩回禮拜日遊客很多，汽水賣了十多塊錢一天，方丈知道了，便叫他們從形勢最好的那一「水泉」旁邊撤退，讓他自己來賣。他們只准在荒涼的塔院下及門口去擺攤，生意便很清淡，掌櫃的於是實行減政，只留下了一個人做幫手，——這個伙計本是做墨盒的，掌櫃自己是泥水匠。這主從兩人雖然也有時爭論，但不至於開起仗來了。方丈似乎頗喜歡弔打他